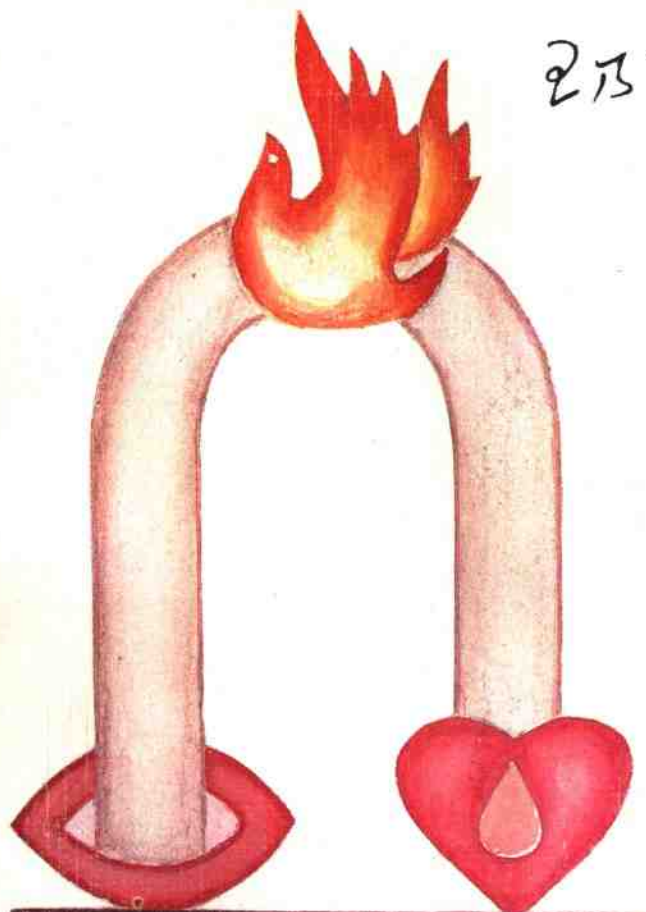


WRITTEN BY WANG NAI FEI

生之灭

2136



THE DEATH OF LIFE

I247.7
503

214063

王乃飞，邯郸市文联、新作家编辑部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河北散文家协会会员。

一九九二年



0095109

王乃飞 著

生之灭

目 录

1	生活的陀螺
15	温柔的雾
22	夏天的印象
38	白云悠悠
52	必须讲一百遍的故事
65	牌坊·天狗·风骚
78	风情二题
86	童年的童话
101	蓝天那朵镶金边的云
107	走过河滩
119	鹰翼上的太阳
130	梦逝

141	蜚居
154	隐私
166	逃遁的诱惑
175	隔膜
186	真诚
202	孤庙
214	欣慰
226	秋风说
236	生之灭
250	漂流瓶
299	感觉生活

生活的陀螺

那是一个酷暑的夜晚，我在街心广场漫无目的地漫游……倏地，想起小时候在家乡的冰湖上用一根拴着线绳的小鞭，抽打着一只顶尖嵌着一枚小钢珠的木陀螺玩。旋转的陀螺在冰面绕来绕去，不时在某一处叮上一个点……

——题记

1 无风的夏夜

树叶怔怔的，象一只只绿耳朵。因了粘上了夜絮，显得比白日厚重。毛茸茸的天幕，被晶亮的星眼点缀，犹如孔雀开屏，居高临下的华灯，冷静地注视着人间。忙碌了一天的城市，停止了喧闹。偶尔，从火车站传来一两声汽笛长鸣。

街心广场，象天空流泄下来的一角，镶嵌在城市中央。众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争相到这里摆摊、纳凉。广场中心的花坛，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话题。坛心高高的塔松，刚刚被喷过净水，象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苍翠欲滴。塔松下，闹闹的鲜花，簇拥着他，似一群妖冶多情的少女，争宠斗气。花下被冷落的小草，并不自惭形秽，反倒嫉妒地变绿了脸。唯有那刚直不阿的剑麻，公允地保持中立。

花坛边的空地上，一帮孩子在放风筝。拉在后面的一个小孩

• 1 •

子，在抢夺一个小孩儿的电动狗玩具。被夺走玩具的孩子，哇哇大哭，一个年轻的妈妈跑过来，不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辆卖汽水车的旁边，站着三个年轻人，在激烈争吵。其中一个，把两只蟹爪样的手指，伸进另一个的裤子口袋里。更多的人在悠然自得的摇动芭蕉扇、折扇，或站着、坐着、漫步，说古论今，谈天道地。广场周围的商店，统统关了门。只有橱窗里的模特儿，冷冷地站在那里，轻蔑地注视着那些自谋职业的小商贩。这些乘机而入的热情洋溢的小商贩，以知足者常乐的神态，把大把大把的票子，塞进腰包里。一个里面亮着灯，倒插着门的商场，从门缝里向外扬起一股细流。显然，里面有值班的。

市图书馆，就建在广场的一侧。门前竖着的石雕，是一把钥匙。钥匙是专门对付门的。打开图书馆大门，用的就是这把钥匙吗？知识老人肯不肯赠送前来就读者一人一把打开知识殿堂的金钥匙？心诚者，应该得到一把吧？心不诚，也没关系。谁的身上没有钥匙？尽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

庄严的图书馆，通体放射着智慧的光华。感召我想起物理老师，上初中时告诉我的一个简单的道理：热空气上升，冷空气来补充，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这个无风的夏夜，显然是热空气和冷空气得到了平衡，东南西北才无从起风。使人在夜幕的掩映下，充分暴露出自己的天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黑夜比白天更真诚。

2 青 年

花坛的水磨石台阶上，静静地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有力的大手，握成一个拳头，托着一颗硕大的头颅，似乎已经坐了很久。头上的华灯，没有给他在地面留下一点影子。面对他晃动着的身影，视而不见。对流动的，有声的情緒，充耳不闻。他呆呆地凝睇着一个方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有寂寥的夜

影。显然，他把眼睛转向了自己的内心。紧锁的眉毛，反映出他平静的外壳里，有活跃的思维。山样的鼻梁，给人一种有主见的感觉。微微上翘的嘴角，显得自信而高傲。

思想者。罗丹不愧为大艺术家。据说每一件艺术珍品，都是艺术家捕捉住生活的一瞬间，把他凝固下来。我赞美一瞬间。尽管短短的一瞬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设若这一瞬间发生在关键时刻，它可能导致毁灭，也可能创造永生。

这个静静地坐着的青年，可称之为“严肃”？他那扑朔迷离的目光，可称之为“未来”。活脱脱一个思想者的原型。罗丹塑造了“思想者”。不！是“思想者”塑造了罗丹，他才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又有哪一位艺术家，也把这蹲活的“思想者”塑成死的，即使他超过了罗丹的艺术，也未必能引起第一个“思想者”那样的轰动。他若是明智的，倒应把自己的技艺，应用在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在沙滩上印上自己的第一个脚印。

3 网

一棵嫩绿的小松树，扁平的叶片，象一只只平伸着的手掌。浅棕色的枝丫，构成一个三角架。上面，扯着一张稀疏的白网。一只棕色的蜘蛛，一刻不停地移动长长的腿脚。纤纤细丝，仿佛从屁股后边拉出来，挂在网上。从网的中间起，细密的一块越来越大。不可思议的是，沉甸甸的蜘蛛在细细的丝网上爬行，竟显不出份量，真是造化。记着作物理实验时，把鸡毛放进抽成真空的玻璃管里，鸡毛就垂直落下来，没有一点阻力。听说宇航员到了若干米的高空，便会失重。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蜘蛛怎样掌握了既不下垂，又不失重的特异功能？

结完网的蜘蛛，悄没声地躲进暗里，放心地把一张网留在空中。不一会儿，便有一只小蒙蒙虫唱着歌飞来，不成想一头撞在网上，一动也不能动。不一会儿，又一只苍蝇被网缠住，嘤嘤

地哀哭，惊动了蜘蛛。它不慌不忙地爬出来。象一个文明的绅士。直到看着苍蝇失去了挣扎的能力，才满意地扭动屁股爬回去。

一只不知死活的长脚蚊子，兴冲冲地飞来，只在蛛网的另一面露出了脑袋，把翅翼和长脚留在网的这边，给奋飞者留下无限的感慨。眼看着一个个遭暗算的同类，一只愤怒的大甲虫，呼啸着冲过来。那片曾经象一面胜利的旗帜，高高悬挂的蛛网，在这股强力的冲击下，变得那样不堪一击，终于成了一片飘零的白旗。那只不可一世的蜘蛛，逃之夭夭。也许，这是命运对它的报复。

谁曾想到，在这生命的绿荫里，会有阴谋和罗网，会有搏斗与较量？在小小的昆虫世界，也把相互之间的关系搞的如此紧张？！

唯有人类是文明的。就在这张蛛网的下边，放着一张展开的折叠式钢丝床。床的大部分面积，被一个中年男人占据，他侧卧在床上。怀里揽一个四、五岁的女孩，那女孩在一根根揪扯他的胡须。男人屁股后面，是一个睡着的男孩。这三个人的布局很可笑，猛得看去，仿佛这个男人抱着这个女孩在吃。而且一边吃，一边就把个男孩排泄出来了。

钢丝床旁边，席地而坐着一个妇女。看样子是他的妻子，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正在垂着头，一下一下拆一件色彩斑斓的小毛衣。毛衣看样子是刚刚织起的，不知为什么还要拆？是织小了，还是对图案不满意？她拆到一定的程度停下来，把拆下的蓬松的毛线，一圈一圈绕起来，缕出头绪。又把四个竹针，穿进毛衣的针洞，接着原来的编织。

透过那件织花小毛衣，可以看到点点光亮。犹如撒在海面上的渔网。我为自己的这一发现激动了。只是，母亲怎么会给儿女织网？除非当儿女悄悄长大了，母亲还硬让他们穿儿时的衣裳，那才是禁锢，那才是网。而儿女终究是要长大的，迟早得冲破母

亲为他们编织的善良的网。

4 瓜市

“西瓜、西瓜！”“又沙又甜！”“保瓤保换！”广场西南角的瓜市上，响声一片。一个个男的女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卖瓜者，呈一字长蛇阵，手持月牙形瓜刀，站在自家的瓜案前，响脆沙甜地招徕主顾。一个长相、衣着酷似“拉兹”的小青年，带着一个飘然而至的“红蝙蝠”，坐在一家瓜案前：“老板，来个好的，现吃。”“好咧，不甜管换。”毛头掌柜忙不迭地在瓜堆里翻来翻去，托起一个大青皮，潇洒地往案上一滚，高高扬起月牙刀，嚓！一刀下去，翻白了六只眼。花籽白瓤。“操！”小伙子拍案而起，带动了“红蝙蝠”。瓜老板扎煞着两手，一脸尴尬。

毛头掌柜身边一位胖得象大肚弥勒佛一样憨态可掬的同行，早把这一幕摄进眼里。不动声色地把一只手伸进背后的瓜堆，倒滚出一个大花皮。一把掌按上去，手上有万能胶似的，把瓜粘在手上翻个过儿，另一只手把瓜刀往瓜上轻轻一放，西瓜便一分为二，托在两只手掌，向“拉兹”和“红蝙蝠”面前一伸：“尝尝。”黄金点漆，“拉兹”毫不客气地挖下一大块，吸溜，全进了肚，“好，甜！”说话间，狠狠横了毛头掌柜一眼，把“红蝙蝠”揽到身边。

“拉兹”伸长脖子，连吃带抓的贪相，“红蝙蝠”一小口一小口文雅的品尝，恰成鲜明的对照。加上他们鲜明的服装，鲜明的形象，吸引了几多艳羡、好奇、贪馋的目光。弥勒佛有了这两位作活广告，骤然案前热烈起来，手起刀落，一阵大忙。眼看他把身后的瓜堆化为乌有，弥勒佛细眯眼睛，眯一眼左右，嘴角不为人知地一翘，好一副得意洋洋。不无卖弄的把一只胖手伸到屁股后头，滴溜溜拨拉出一个硕大无比的瓜王，象单手投篮的篮球

运动员，一扭腕，便把那只约有二、三十斤的瓜王托在手上：

“哪位是上老丈母娘家认门拜寿的，还是托门子送礼为儿女找出路的，请带上我这个瓜王。好吃不贵，出手大方。交上好运，莫忘我瓜王张。”他就是瓜王张？！人们惊喜之余，越加围上来，十几只手亮出新崭崭的大团结，争买他的瓜王。有的说给儿子作百日，有的说给老丈人作寿场，有的说去炸当官的后窗。瓜王张瞪大亮晶晶的小眼睛，林立的人群里，两只黑瘦的小胳膊掬起的一捧小“毛壳”，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个小孩，你到前边来。”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钱挪过来。“你也要买瓜？”“嗯，这是我拣破烂挣下的钱，我娘病了，我买瓜给娘吃。”旁观者看着小孩手里的“毛壳”，充其量不过一块钱，兴许够买个瓜屁股，嗤嗤地笑了。瓜王张若有所思，双手一抱，挑高了嗓门：“诸位包函，这瓜归小孩了。”说完一把拖过小孩的破烂筐，把个老母猪肚子样乌油泛亮的瓜王，往里一滚，一拍孩子的肩膀：“乖儿子，还不快回家孝敬你老娘。”小孩紧一下勒进削瘦的肩膀里的背绳，渐渐远去，扯走各种各样的目光。

5 亚当和夏娃

供游人歇脚的木质条椅，象一只只小船，在花丛、树下幸福地飘。一个丰满的似乎要把周身的衣服挣破的年轻姑娘，象一只手在水中搅起的涟漪，温顺地斜侧在条椅上。身后的美人蕉，黄的流金，红的淌火，组成金红色的暖调。瀑布状的秀发，仿佛是夜的一部分，流经肩头，披散下来，罩在枕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大腿的小伙子的面庞，巧妙地把他们的气息与世隔绝。爱得神秘而安详。华灯眨眼的一瞬间，从瀑布的缝隙里，传出深深的轰鸣。挑逗的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眼睛里放射出向往的光芒。不知从哪一个的嘴里，传出一声尖利的呼啸，与此同时，还晃来一束手电筒的光。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向他们走去，也许是出于职

业习惯？他们欲言又止。俄顷，年老的被年轻的扯住了胳膊，走向另一个方向。那渐近、渐远的脚步声，对这两个炽烈相爱的年轻人，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周围的世界对他们已不复存在。弯弯的月儿，是他们写到天上的爱。

一对年轻的夫妇，分别用左手和右手，牵着一个不时打坠玩的嫩嘟嘟的牙鬼走来，见状，相对深情地一视，年轻的妈妈对着牙鬼的耳朵，轻轻说了点什么，三口人蹑手蹑脚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一对须发皆白的老者，仅向这对年轻人瞄了一眼，便匆匆扭转脖颈。彼此含意丰富地望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待遥远的回声。老头缓慢地抬起了胳膊，竟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准确无误地为老伴，摘下头上的一片落缨。

夜，越见深沉了。那瀑布越见细密下来，溶进蜜一样粘稠的夜幕中……

6 斗螭螭

一阵喊叫，一阵轰笑。一个精瘦的秃瓢男孩，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着，坐在地上。鼻尖上一点滴水，不知是鼻涕还是汗，他竟不理睬。只是瞪大一双斗鸡眼，用一只小黑手中的细草茎，给他的“虎头”督战。另一个，白倒是不白，只是胖得邪乎。不知是如今的独生女营养太好，还是得了少儿肥胖症？他双腿跪在地上，肉滚滚的屁股，压在小腿上，脚后跟吃进去很深。他一只手不停地用草棒轰那只有点怯阵的“棺材板”。另一只手不时从地上抬起来，抹一把额头、鼻尖的汗。不几下，就弄出个五花脸。看那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阵势，两个螭螭已经狠斗了一阵了。

随着两只螭螭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扑一扭的搏斗，观众自然分成了“虎头派”与“棺材板派”。一方喊“加油！”，一方必然喊“顶住！”一方叫“冲！”一方一定叫“上！”在这些

人眼里，这两只不足盈寸的小螭螭，无疑于参加国际摔跤大赛，竞争冠亚军的种子选手。尤其当战斗的双方僵持不下时，不管是指挥者还是观战者，一个个双目圆睁，屏声静气，攥紧拳头，恨不得冲上去参加战斗。

“虎头”，多么有生气的名字！就凭这名字，它胜了七分。

“棺材板”，陈腐老朽，只能进行殊死的搏斗。眼见“虎头”越斗越勇，“棺材板”只剩下苟延残喘，小胖子的声援者纷纷倒戈，谁不想支持胜利者？！连那个爬在最里圈穿开裆裤的小男孩儿，也抽出在两条小腿中间抓“小鸡”的手，把小地瓜样的大拇指，伸到秃瓢男孩的面前。而在小孩头上哈着腰的老头，开心地抖动根根胡须，用长烟袋敲打着秃瓢男孩的脑顶门儿，连说：“斗得好！斗得好！”

小胖子象只斗败的小公鸡，无声地从人缝里溜走了。黑秃瓢男孩得意洋洋地把“虎头”扣进罐里，用胳膊肘夹一下裤子，扯着嗓门高呼：“胜利啦！”

7 迪斯科

骤然奏鸣的迪斯科舞曲，象惊蛰的春雷，掠过广场上空，吸引来诸多小青年。又象一股瘟疫，使沉醉在恬静里的纳凉者，退避三舍。七八个小青年，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下把四平八稳的广场，晃动起来，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夜。

静静的垂柳，与他们相比，显得太腼腆了。他们似乎被一动不动的柳叶激怒了。随着快节奏的舞曲，全身大幅度地扭动起来，似乎要把憋在体内的热情，全部释放。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强烈的音乐旋律，裹进越来越多的小青年。他们舞得如痴如醉，酣畅入迷，组成席卷广场的摇滚曲。

相传迪斯科是在非洲民间舞蹈的基础上，吸取西班牙人，印第安人，一些有特点的舞步，同时也混合了吉力巴、伦巴、桑

巴、探戈舞的某些动作，带有浓郁的美、非洲民族风格，是一种粗犷、热烈的快速舞蹈。先流行于美国，迅速风靡全世界。又被这些牛仔裤绷紧的结实屁股，超短裙掩不住的修长大腿，传播中国。

一个脑门油亮，头发和胡子错了位的男人，恶狠狠地骂这帮青年人是数典忘祖的野牛。愤慨之余，又从眼白大于眼仁的小眼睛里，辐射出嫉妒的冷光。假如他倒退三十年，听说那时候也流行跳舞。设若他想跳——不过从他横着比竖着长的身段判断，他未必是一个舞者。但也难说。也许是时间长河，流走了他的青春和欢乐，致使他对青年人的热情奔放，横加指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娱乐。远古，扁鹊为了人们健身防病，发明了“五禽戏”，模拟鸟兽动作，锻炼身体。用历史的眼光看，那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舞蹈。后来流行的太极、长拳、鹤翔庄……若蒙那一位音乐家为他们配上出神入化的乐曲，一准能大大提高健身效率。

非洲人跳迪斯科，是在访亲会友、劳动过后，作为一种交谊和全身释放性休息，对身心进行科学的调剂。而人只有在身心俱佳的时候，才显得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良好地表现自己。这帮象小牛犊一样健壮的年轻人，尽管“花枝招展，奇装异服”，有什么理由不能断定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是出色的建设者，红旗列车的司机，规规矩矩的勤务员，专心致志的进修生呢？如果他们被机械、单调、刻板的工作搞得精疲力尽，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为什么不能娱乐一下呢？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是一帮无所事事，惹事生非，认为连中国的太阳都不象外国方的小洋奴。果若那样，实在是“严守古训”的悲剧。

黑枣树嫁接上柿树的胚芽，必将结出彤红的甜柿。柿树嫁接上黑枣树的胚芽，怎能不结出又酸又涩的四不象呢？！

一张面皮苍白，布满老人斑的脸。满头银丝，有条不紊。腰脊佝偻着，坐在自带的马扎上。头部微微前倾，闭着眼睛，醒目

地固定在青年人的圈子里，不知是在想，还是在听。也许他根本就听不见，也看不见，又瞎又聋。

8 一条腿

他象来自另一个世界。远离花坛，靠近茅厕的一根电杆下。虽然也是绿草如茵，还有一个小菱形花坛，借以驱除为了人类的清洁，而自己变得不洁了的茅厕里，散发出来的秽气。常人除非不得已，无事决不会轻易涉足这里。一枝木拐杖，孤零零竖在电杆上。电杆下的光晕里，一条空荡荡的裤腿，飘在草梢上。一只草绿色球鞋，托着一条长腿，压在草地上。借着惨白的灯光，他两眼专注地盯着双手捧着的一本英语读物，反复诵读：“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眼睛里，有两点闪亮。

他为什么要躲在这远离人群的地方？是因为少了一条腿吗？还是怕禁不住对那些幸运儿欢快的嫉妒，引起自己更大的痛苦？上帝太不公平。既然给了每一个人同样的生命，为什么给他们同样的外形？是为了考验人，还是折磨人？实在说不清。

我曾去市图书馆看过专门为残疾人开设的阅览室。一个个求学者面上的表情，使我想到神圣。那高低不等的桌凳，错落有致的书架，奇形怪状的文字，组成悲壮的求生旋律。一条腿怕什么？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明亮的阅览室里。人之死，乃心之死。被路人踩倒的小草，被牲畜伤害的小树，或者天然枯瘦的嫩芽只要它本身仍保持强烈的生存欲望，能得到精心的培育和保护，到了收获的季节，自会结出晶莹的果实，那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喜悦的泪珠。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茅厕旁边的花也叫花。只不过与根植显赫部位，供人观赏的花生长的位置不同罢了。本身固有的条件，是无从选择的。正象过去常讲的，“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政治表现一样。”人生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当然，一条腿的人是不幸的。他不能象两条腿的人那这，容易保持平衡。不过，残疾不等于残废。再贫脊的土地也是土地，是土地就能孕育。

一条腿走道是不稳固的。发明手杖的人是一位天才。

9 环形指路标

中心花坛的南北两面，分别栽着两个环形指路标。标志着在热烈的白天，这里是交通要道。只因它地处城市中心，才显得繁华而重要。

不知为什么，那根栽在地上的环形指路标，使我想起母亲两只温暖的胳膊。当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是母亲的胳膊，保护了我。在我的心灵深处，经常依稀感觉出，母亲那热乎乎的手，仍然拉着我。每当我出门的时候，母亲总是提醒我：哪条道能走，哪条道不通，哪条道最艰难，哪条道最容易通过，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万万去不得。我是个十足的乖孩子，乖得象母亲的一个手指，一举一动，都被母亲拨弄着。我甘心情愿。我深深地知道，母亲那样煞费苦心，千叮咛、万嘱咐，全是为我好，母亲是我的百科全书，是我全部寄托。现在，母亲已经离我远去，但给我留下两条胳膊。

由母亲的胳膊，我又想到交警那无情的指挥棒。无论行人、车辆，都得看那冷冰冰的面孔。走向、速度都被他控制着。仿佛他的指挥棒魔法无边，万千车辆和行人，都粘在上面。不管你有火上房的急事，还是走道怕踩死一个蚂蚁，一律都得令行禁止，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罚款，罚站，至到你服首贴耳的认错。哪怕你在心里抗议一万次，只要嘴上不说，才放你通过。一个交警，一个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尽管他的“杆”是“花杆”，红白相间的。他何以有如此大的权力？正是这些愿意被拨弄的行人，不情愿地赋予他的。

一次，一个急匆匆闯红灯，到急诊室去探望爱人的小伙子，被硬邦邦的“花杆”戳在那里。起初，人们对他的哀诉抱以同情。待听完交警对他的安全教育，又马上意识到这个冒失的小伙子实在可气。也难怪人们如此灵活。若一任小伙子横冲直闯，务必伤及同类，谁又愿意被伤害呢？从人性的角度讲，一切顺其自然，是一种高尚的超脱。从社会角度讲，行有定法，才是科学的。从文明角度讲，应该温良恭俭让。从政治角度讲，有的需要压制，有的必须提倡。人性，是有血有肉的。科学，是中性的。文明，是与人为善的。政治，是灰色的。没有人性，母将食子肉，老猫就是这样。没有科学，人将永远在刀耕火种时代滞留。没有文明，将失去作人的尊严，倒退成猴。没有政治，群龙无首，社会将变成一锅粥。

环行指路标是由一个圆盘上的三个顺时针旋转的箭头组成的。站在它下面的交警，稍稍留心一下，便会轻易地发现，在他的指挥棒下，车的流，人的流，都是从右到左，从左到右源源不断，仿佛是社会的潮流。当然，也有例外。斗胆图谋不规者，竟能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溜走。而那些愚蠢的效仿者，多被发现。轻则被训斥得汗颜，重则严惩不殆，杀鸡给猴看。至于那些在交警换岗的空隙，或者“花杆”被花绕上的时候，闯红灯，抄近道，反向走的“溜子”，自然高人一筹。

环形指路标的圆盘，是铁质的。它的守护者是肉色的。指挥棒，是无生命的。握指挥棒的胳膊，是受有生命的人支配的。

环形指路标的走向，是顺时针的。几乎每一个人腕上都有一块手表，手表自然是顺时针运转的。环形指路标，正是迎合了人们的习惯心理，才被人为的接受的。

10 风起了

晚风，不知从哪一片树叶上刮起。渐渐地，人们感到脸上、

身上有了些微凉意。被凝重的空气，压得沉甸甸的心活泛起来。

彼此自然而无意地对视一眼，算是互相提醒一下：瞧，起风了。

摇动的扇子，不知谁先停下来。接着，便一个个停止了摇动。有的放在身边的地面上，有的放在膝盖上，有的自然而然地垂在弯曲的两腿中间，有的有一搭没一搭地拍一下刺痒处，眼尖的，还会抬手拍打小小的飞虫，那么惬意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最活跃的还是那帮跳迪斯科的小青年。他们“呜啦！”一声，向天伸出双臂，热气腾腾的脸上，是诱人的喜气。他们欢呼，跳跃，呐喊，摔一把风，摔到脸上，感人而滑稽。

晚风徐徐地吹，轻轻地抚弄着每一张面庞，滋润一颗颗干热的心。人们的喜悦鼓舞了它，兴奋地把风量加大。树叶由无声轻柔的起伏，到大动起来，已经干枯，还赖在枝头，不愿飞落的残花，被摇曳下来。黑的、白的、花白的头发，被一根根竖立起来。干瘪的衣袖、裤腿鼓胀起来。人们起先感到的沁人心脾的凉爽，被劈头盖脸的飓风驱走了。

广场上的纸屑、果皮、枯枝、败叶被一股脑吹走。尘埃也乘风而起，迷糊人们的眼睛，钻入一个个鼻孔。不知谁率先打了一个喷嚏，喷嚏声便连绵而起。终于有一些人受不住晚风的侵袭，手扶膝盖，站立起来。正象战场上，在关键时刻有一个士兵投降，便会动摇军心一样，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活动起来，似乎都感到，不能再这样呆下去了。纷纷呼儿唤娘，收东拾西，准备退场。狂欢的迪斯科也安静下来，携手搭肩，顺风而去。市图书馆的灯光，熄灭了，仿佛关闭了天地的一角。刚刚还在攻读的人们，潮水般涌出，图书馆的大门在呕吐。广场上的人，开始四面八方地疏散开去。结伙的，高声议论着什么。面熟的，彼此打着招呼。大风无意识地把人们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人们并没有严格按照环行指路标的指向行进，而是顺其自然、走向自己的归宿。夜风急急地串行于大街小巷，吹灭了一个个窗口的灯光。